

父母在城里(下)

□三三

三年前,弟弟在城里买了一个不到六十平方米的安身之处,想方设法让十岁的侄女到城里上学。孩子长期不在父母身边,每年回家过年都有一个先陌生再熟悉又痛别的过程,弟媳妇想孩子的眼泪也是伤人的折磨。就这样,侄女不再留守苏北农村老家,我的母亲为了照顾孙女也到了城里。母亲不在家,从没煮过饭、洗过衣的父亲日子过得得狂草,煮一顿吃一天,不会做菜时常酱油泡饭,一月不到,原本清瘦的父亲又少了六斤。母亲舍不得父亲,在她的强烈要求下,父亲也到了城里。

有母亲打前站,父亲“移民”城市的生活似乎顺当得多。来的这一年,父亲61岁,两鬓有些白,精神头还行。他常说,早几年来,哪怕跟瓦匠在工地做小工,也能攒下一笔钱呢。他儿子和儿媳妇就拿他开心,说早几年来,隔壁新开的一楼肯定能买上一套。那新房一平方米两三万,他们纯粹拿老头开心。

母亲先托了认识的饭店领班,让父亲去拣菜,管吃,一个月一千四。父亲没得选,去了。说是拣菜,还要洗碗、打扫卫生,甚至参加轮班洗衣服,一天工作将近十个小时。饭店的服务员多是女性,年轻的端盘子、年老的在后厨帮忙,没有住处的都提供住处,衣服轮流洗,包括内衣。父亲不住饭店,但轮值有他。他不能忍受的就是这个。他说这明摆着是女人家的活嘛。父亲大半辈子主外,家务从不做,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,临老了要给老少女人洗衣服,说他做不来。忍了一个月,领了工资就不做了。

又跟老家的怀宝去预制品场做苦活。预制品场活重,两人抬块成型的预制板,一点搭不得浆。怀宝是预制品场股东之一,说可以照应父亲的,让他看看门、打打下手,做些轻巧活。预制品场工人大多是一个地方的人,形成帮派抱成团,容不得别人插脚。正常一对夫妻两个都在场里上班,女人打下手,男女一对一,哪有轻巧活给别人做。父亲不是怕吃苦,最闹心的是夜里睡不着觉,工人休息的棚子借着运输过道搭,上面走人搬运预制板,下面几个平方一间供人休息,头顶是厚厚铁板,一有人在上面走,咣咣咣令人头昏脑涨。别人习惯了,睡得很香。父亲六十一岁前都在乡村墨汁样的夜里才能安睡,委实让他烦恼。挨

到周末,父亲工钱没要,跟着怀宝的车回到了弟弟家。候在路边的弟弟接过父亲的被窝卷,有点不敢相信,几天时间父亲变得那么憔悴,胡茬都是白的。

母亲又给父亲找了一份活,修剪绿化带、给花草树木浇水。这活跟父亲农民的本色很接近。除了个子高蹲在绿化丛中有点难受,其他一切看起来比较满意。父亲做得很开心,母亲也放心了。想着弟弟、弟媳妇十几年来到这个城市也是今天干这个、明天干那个,好不容易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营生安定下来,母亲原谅了父亲的“瞎折腾”。

一天吃中饭时,父亲说他不想要在老安徽那儿做了,一桌人的筷子都定在空中。老安徽就是绿化带的承包人。追问原因,父亲讲他干活时,老安徽不放心,总在后面偷偷监视。一开始以为是怕新手不会做,一两个月还这样,就是不相信人嘛。在老家大王庄,父亲是个说话板上钉钉的汉子,因为诚实守信,邻里口角父子纠纷都习惯找父亲说和。老安徽的不信任刺痛了父亲。尽管工作地点就在家门口,对不会骑车的父亲有很大吸引力,活又不重,工资开得还行,父亲还是毅然决然地炒了老安徽。

父亲后来在车站做保洁,每天要清洗几十辆车。每天上下班要经过老安徽承包的绿化带。老安徽说说话给他听:“走得又远,工资每月还少两百,何苦呢?”父亲嘿嘿一笑,回他:“乐意。”老安徽的绿化带工地上,父亲一走,陆续有三四个工人受不了老安徽的疑心病纷纷走人。老安徽在电线杆上贴了招工启事,月工资涨两百,还是没人应聘。父亲说:“老子就是不受他的气。”在车站,别的工人清洗任务完成就躲到旁边晒太阳、抽烟、聊天,父亲闲不住,拿着扫帚、畚箕将停车场的

果壳纸屑清扫得干干净净,经理让还在试用期的父亲直接拿上了正式合同上的工资。

春节期间,父亲没有假,母亲放半天,歇半天的母亲热火朝天忙年夜饭。年初一早上,外面还黑漆漆的,母亲就起床了,她说鞭炮炸得多,清扫量大,她得早些去。父亲已经给她做好早饭。父亲来城里后,就承担了做早饭的任务,好让母亲多睡一会儿。送走母亲,父亲又和衣眯了一会,什么时候去上班的我不知道。等我迷迷糊糊再醒来,太阳已到了窗檐,十点多了,父亲母亲都收工了,每个人都喜笑颜开的,原来都拿到了压岁钱,一人一百,老板发的。母亲的老板是路段的承包人黄阿姨。父亲的老板是车站的承包人魏经理。第一次有人给他俩发压岁钱,难怪这么开心。

父亲母亲就这样在城里生活下来了。老年移民生活有一些水土不服的症状,或明或暗,他们都愿意给我看,看得我这么做女儿的心一颤一颤,好在过了那样的适应期,如今,他们好好地生活在城里。三年时光,父亲母亲却没有看过本城的风景区。他们和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交集,要理发去弟媳妇堂姐家,她家在新村开理发店;要洗澡去母亲的侄子东成那儿,他开浴室;三轮车坏了,小区左边的修车摊是庄邻押宝子混生活的地方,自己人当然不会乱收钱;要吃便宜的菜,批发市场有我堂姐中美的摊位……

父母的南通就是巴掌大的地方,从居住的小区到上工挣钱的地方,亲戚、庄邻、老乡构成了他们在这里的安乐世界,人情往来和大王庄一模一样,正因为有着这样一张尘俗的网,老年移民的父母才会在城里扎下根脚。他们活得好我才安心。

年过花甲“坐月子”

□夏俊山

假期里,在外地带孙子的老伴回来了。她经过的虽然是疫情中风险区,但疫情防控大意不得,我告诉她:“两周内,我们都不出门,主动自我隔离。”

老伴说:“你平时就爱到处跑,现在让你大门不出,二门不迈,像个坐月子的产妇,你做得好吗?”

“就这么定了。”我的回答很干脆。

常言说,闲人愁多、懒人病多、忙人快活。老伴忙家务,时间充裕,人也不累,踏实快活。我呢,坐在一边,啥也不干,何止是无聊、郁闷?不行,我也得干事儿。干啥呢?我想起白居易的诗《不出门》,白居易宅在家中长达数月,观鹤、读书、静心,反而“长精神”。我给自己安排了三件事:

多陪陪妈妈。我退休了,妈妈知道我的事业心不改,毅然鼓励我:“有你妹妹陪着我呢,你就放心去教书吧。”于是我在外地重执教鞭。现在,因为疫情,天天宅在家,就让我陪妈妈多聊聊天吧。老人是需要“精神赡养”的。我跟妈妈聊往事,妈妈很开心。晚上,从武汉回来的老伴与我“隔离”,让我睡妈妈房间的备用床。深夜,感觉到有人在给我掖被子,借着朦胧的光线,我发现竟然是妈妈。她怕我着凉,竟然摸到了我床边——妈妈呀,您已经87岁了,怎么还把老了的儿子当孩子啊,泪水顿时流淌在我的脸上。

多关心学生。我重返讲台,执教高三语文。但学生的学习情况,我仍然应该关注,能尽一点力,仍然应该尽一点力。我阅读、我思考,我觉得《成功人生在忘我》《考前心态调整的五大诀窍》等文章不错,有很强的针对性、指导性,就发给那些有微信联系的同学。还有一些我觉得值得关注的信息与学习资料,筛选后发到教师群,或许,同事们可以参考,可以转给同学们。予人玫瑰,手有余香。做一些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,会消除压抑,何乐而不为?

重读名著。教学生读书,自己首先要爱读书。给学生讲授“中学生必读名著”,自己要对“必读名著”烂熟于心。趁现在有大把的时间,再读一遍。“书卷展时逢古人”,重读四大古典名著,如同与古人对话,竟有了新的感受、新的收获。读《水浒传》,我已在报纸上发表《‘权坛高手’宋江》《梁山好汉的出路》。宅在家的日子再读,思绪飞扬,我又写下《“梁山式反腐”的三大问题》《梁山泊四大赌徒》等多篇文章。我不考虑发表,我只要感到生活充实、觉得人生有趣,就足够了。

我有乐观的态度、有积极的方式,尽管年逾花甲被老伴儿调侃“坐月子”,我仍然觉得很快乐!

退役女军人再上“前线”

□李斌/于千

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,年近七十的退役女军人钟晖充分发扬了“越是艰险越向前”的军人作风,主动报名参加社区党员防疫先锋岗和退役军人奉献岗,坚持在防疫一线值勤守卡;为社区居民测量体温、办理健康码;为社工和志愿者送“暖心豆浆”……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和退役军人的使命担当。



晚晴周刊投稿邮箱:
jhwb10000@163.com